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郈

謄錄監生臣劉國永

春秋事義全考卷二

明　姜寶　撰

魯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弑兄自立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屬詞桓弑君而行即位禮者盖躬負弑逆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以欺天下後世也故舊史書即位而孔子之春秋亦因之所謂如其意焉者非也宣同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爲許田也程子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以求之　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爲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

張氏曰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會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何氏曰言假若暫借之詞杜氏曰隱其實不言易祊

稱璧假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此時想祊願歸魯矣而許田多於祊故加璧　胡傳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按傳中不曰爲桓惡隱之而

曰爲國不曰許魯人而曰許人盖惡不當爲桓隱而許遷善之意自可通乎人人其用字之不茍如此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近垂地

胡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化侈放而踰閑檢化

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絶而惡自見矣　髙氏曰會垂之時桓固欲結鄭好以自安然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須盟於越而位乃定葢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爲此盟也

秋大水

胡傳大水者隂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隂沴宜矣

桓是年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二十四年

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大水

屬詞董仲舒曰水者隂氣也桓公弒立而好亂三家之所自出莊公國母淫泆不能制宣公簒適成公幼弱而三家之勢成至襄公之末季氏益專皆春秋緯所謂隂感臣逆之應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督宋戴公子説之子也説食采

於華後世因以爲華氏

當時華督欲專宋政則曰民不堪命而弑殤公其實陰倚鄭莊爲主也而齊陳有同情焉觀會稷以成宋亂者三國也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見矣　桓公十八年内正月書王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餘皆不書王胡傳以二年書王爲正宋督之罪與天王之失正而不王說未安惟茅堂胡氏說似之然於不書王處謂天王不王故桓亦不之王亦未盡然今爲酌定

其說于後愚按史魯史也此紀桓紀也書王不書王專主桓一人身上說爲當元年書王是正桓之無王而弑兄所以誅之於其始十八年書王謂桓雖没而罪不可赦所以誅之於其終十年書王謂以數盈當誅至于二年書王謂桓會稷成宋亂以簒黨簒又多一倍無王之罪當誅其他不書王則由桓無王而不書也如此說方是　王氏經世華督盖馮之黨也伺間久矣至是因民心内離鄭援外固殺孔父而奪其

兵權因弑殤公而人莫敢動召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魯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公凡督之本末如此

及其大夫孔父

季氏私考及累及也殤公被弑而孔父捐生赴難因遂累及之三傳皆以為先殺孔父則於法宜書宋督殺大夫孔父遂殺其君與夷今於孔父書及則因弑與夷而及孔父明矣　胡傳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

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　啖氏曰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弑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亦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爾

滕子來朝

厲詞以國小禮薄自降而稱子周制諸侯朝覲玉帛以命數爲節滕侯爵國微不能備禮而又近於魯不

可不朝其大國之當朝者尚多故自貶其爵以朝則當時小所以事大者可知矣是時滕能量力以供伯主之政令每盟會則與薛杞以次序莒邾下而滕最後亡　子產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承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即此可知滕之自降而稱子有由矣　孫氏明復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

正也稱伯降也此盖聖王不作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或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孔子從而録之滕子朝弑逆之人其罪可知按此所謂不待貶而見者矣謂聖人降滕稱子何義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之會爲定宋公之位不專爲立華氏故書曰成宋亂家氏曰當時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盖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爲此

會將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以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葢特書其所爲而罪自見矣胡氏不書立華氏一段似多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北郜城在今兖州府城武縣東南

季氏私考宋初遷郜而得其大鼎故謂之郜大鼎太廟魯周公廟也四國皆有賂而魯得其鼎以内事故

書　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按取非其有於他人尚不可況取諸宋乎以宋之賂器而寘諸周公之廟義必不受矣此所以言納也明示百官教之習爲姦巧詐偽之行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說亦是

秋七月杞侯來朝

魯人以爲不敬而入杞明年杞求成公與之會于郕又與之盟于曲池　凡朝桓皆以黨惡貶直書不待

貶也以杞爲紀說恐非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曼姓侯國今襄陽府北二十里有鄧城即其地當時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爲尤近後五年鄧侯吾離奔魯

胡傳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强

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屬詞楚熊通十九年入春秋桓公之世始僭稱王事見史記六年傳始記其侵伐小國　廬陵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

借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鄾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輿始此

九月入杞

我入之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家氏曰陳夏徵舒蔡般之弑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已甚可傷矣今魯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與于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戎若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倖也故特爲之致

冬公至自唐

凡書至者皆爲飲至也孔穎達曰飲至者嘉其行至

故因告至於廟在廟中飲酒爲樂也當時桓公以得與戎盟爲幸故歸則行飲至之禮而春秋則以公與戎盟得返其國爲幸所謂因飲至而書以危之也胡傳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三年春正月

說見前

公會齊侯于讙齊邑今在泰安州界

成昏於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季氏私考齊僖至讙而與公會欲以女配桓固魯黨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衛地在今長垣縣西南

此舉高氏以爲相推爲牧伯汪氏以爲相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一戰于郎一盟惡曹皆以鄭

忽之故則非相推爲伯矣然則髙氏之説非也二國所命未知何事事亦未知善惡如何亦未必便能久要不忘然則胡氏所謂相命而信諭亦非也要是春秋方惡盟誓而二國之相命獨能以言相結而不事刑牲歃血則雖未知其事之善惡如何而能不盟則爲近正而可取爾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當作成即孟孫氏邑在今兖州府寧陽縣境内

杞受兵而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曰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别也况弑君之賊乎翬於是始爲卿故稱公子　汪氏曰翬爲桓弑隱復爲桓逆女以結齊好與遂爲宣弑赤復爲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同皆不待貶而罪惡見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齊魯界上地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下讙亭今其地當在寧陽西界上

厲詞桓夫人文姜齊僖女莊夫人哀姜先儒以爲齊襄女僖夫人聲姜先儒以兩會齊桓證爲桓女蓋爲公子時所取文夫人出姜齊昭女宣夫人穆姜齊惠女成夫人齊姜蓋齊頃女襄公薨傳言立胡女敬歸之子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公未嘗取正適也昭公娶於吳爲同姓其死曰孟

子卒定夫人姒氏亦爲公子曰所取傳言哀公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則哀固以妾爲妻矣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爲齊僖公愛其女之過送之越境而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已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

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

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同

屬詞凡豐年告于廟故書要是桓宣二公身負大惡

而偶此二年有年也遂侈爲盛事告于廟以誇示其

國人如宋天書之類以爲祥以爲異者皆非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振旅振振起師旅所以作其氣即戒嚴法蒐謂獸爲害者蒐索取之也中夏教茇舍遂以苗茇舍謂處其兵之止舍即安營法苗爲田苗除害也中秋教治兵遂以獮治兵小閱之通名獮殺也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大閱者大合車徒一數視之以備偷戰法遂張羅守獸而取之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

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之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徳全矣　戎祀大事所當講也而行之不地其事若微然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王徳虧矣可不謹乎書其不地者所以謹其微也謹其微所以全王徳也　季氏私考凡蒐閲之類皆國事則不書公此獨書公者謂公以私

意遊田非以國事出也而公之好武於此亦可見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季氏私考渠氏伯糾字周大夫也孫明復說亦然稱氏而繫之宰非實宰也蓋以大夫攝冢宰如王讙以蓋大夫攝卿奉使爾伯糾爲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而無貶辭所謂直書於策不待貶而罪自見者也以伯爲爵糾爲名恐非如晉之狐伯行衛之遽伯玉皆是字此亦其例爾　王氏經世曰按此年與七年

不書秋冬二時胡文定本程子之意說近鑿謂聖人有意筆某字削某字以寄襃貶朱子猶謂非本意況去天時乎不如杜氏言闕文之爲長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屬詞桓公卒而國亂故再赴而再書日經故因而書之如此按屬詞本左氏似有據辨疑之說似更有理然皆作闕疑爲是葢隱桓莊以前乃聖人所傳聞之世其闕文往往有之似當仍闕不可强爲之辭也

西亭辨疑云甲戌下疑有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脫之矣不然明年殺

佗事無由起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臨川吴氏曰齊鄭以强大而朝於紀之弱小盖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行　屬詞紀魯婚姻國欲求援於魯故具其事以告史故承告書之以見紀亡之故而不在於相朝也　胡傳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

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　程子曰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從桓以簒立懼諸侯討已因紀

之故而爲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與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今沂州西有丘城即其地

高氏曰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按祝丘城於夏是夏正三四月間亦不得謂之非時

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佗從王伐鄭

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季氏私考謂入春秋以來鄭莊嘗以外諸侯行事未嘗一日立於王朝何政之可奪且諸侯不朝已爲當時常事何獨以鄭爲罪耶故知左氏之說非也胡傳云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言敗季氏謂王師敗績于茅戎猶言之何惜於諸侯拒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故知胡氏之

說亦非也要之鄭罪可討如後此王氏經世所指者是而王乃忿然自將失之輕三國僅以微者往失之無勤王之實此其所以無功而祝聃請從之事則不必問其有無也春秋書曰從王僅存君行臣從之體而鄭之罪王與三國之失皆直書而義自見矣　不書天王以諸侯伐鄭者時王命不至於魯三國以從王伐鄭來告也從王伐鄭其立文自當如此胡氏謂王不稱天譏天王以端本恐亦非春秋之旨也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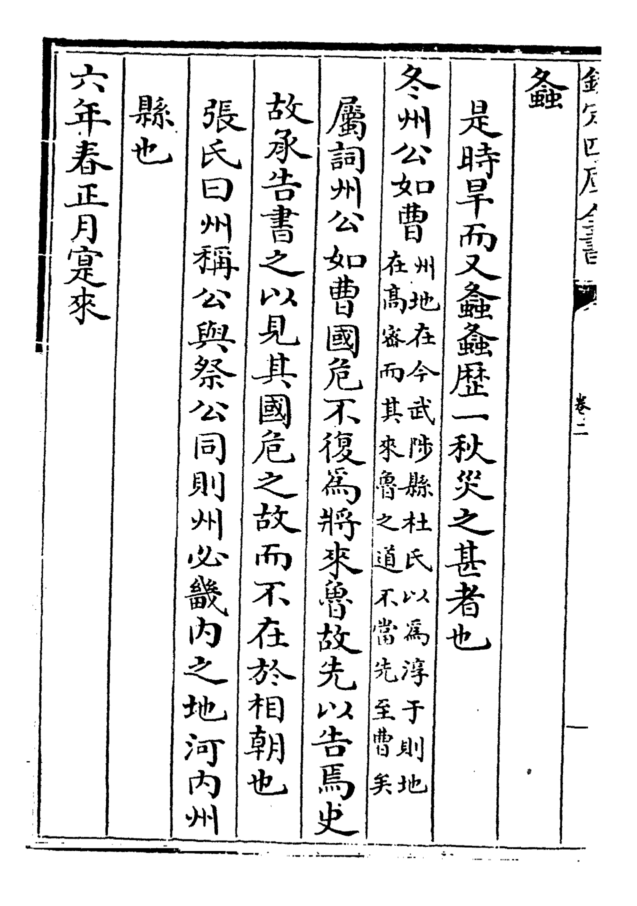
氏經世曰按鄭自王貳于虢敢與天王交質子又稱兵以犯王略取其麥禾使鄭有臣如此能忍之乎入朝而不禮王之待鄭亦已恕矣土地天子所與非已所有鄔劉蔿邘之田天子視鄭爲内臣又懿親也故易之而不爕而鄭自是遂與周絶積其不臣之罪王討加焉豈曰過哉而鄭無一介之辭以自解謝遂抗王旅祝聃逆節加於王身天理滅矣人道絶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或者乃謂王不稱天者譏王失天討

非矣　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加于鄭而三國從之托公義以濟私忿爾

大雩　僖成襄昭定諸大雩同

按大雩者雩于上帝也雩上帝則徧及於山川百源

靡神不舉矣故謂之大諸侯則雩于境内山川而已非若雩上帝之大其祭偏及於羣神也鞀鞞琴瑟管簫干戚羽毛竽笙鐘磬皆作曰盛樂若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秋旱亦修雩禮冬春雖旱有禱而無雩　屬詞魯侯國當雩境内山川歌舞而無樂既僭郊以祈穀遂僭天子盛樂以雩上帝過則雩於秋又甚則雩於冬於僭禮之中又有失焉史皆書志非常也



螽

是時旱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者也

冬州公如曹州地在今武陟縣杜氏以爲淳于則地在高密而其來魯之道不當先至曹矣

厲詞州公如曹國危不復爲將來魯故先以告焉史故承告書之以見其國危之故而不在於相朝也

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屬詞以王臣接故不言朝復於曹故不言來奔承上文故不言州公古文簡與若此　家氏曰以外諸侯入備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於王思所以爲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邑杜預云成在鉅平縣東南按鉅平在嬴博今泰安州萊蕪縣界盖其地也

左氏紀來諮謀齊難也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杜氏曰鄭忽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季氏私考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春夏秋三時其法略冬時農務已畢其法詳略則少假閒時小試肄習詳則大合車從一一數視欲其皆精覲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茇舍治兵之後

則大之爲名比三時獨詳之謂盖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非僭王禮而謂之大也秋八月乃夏正六月之時而備修戰法如此以武備不素講之故爾胡氏後段說是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

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

蔡人殺陳佗佗五父也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厲公躍立

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爲義之塗也　王氏經世樞衛州吁之誅雖執於陳人而殺之者石碏涖殺之者又衛人也故與以國討而曰衛人殺州吁于濮陳佗立踰年矣陳國之臣子未聞有明其爲賊者使非其淫獵輕出自隕其首於蔡人則遂成爲君矣故書蔡人殺陳佗若曰陳之賊蔡

人殺之爾胡文定乃謂善陳國不以爲君恐未是

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傳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按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明非齊侯之子蓋是時國人皆有此疑故春秋因生而正

其名亦别嫌明微之意也

冬紀侯來朝

胡傳按左氏會于郕沓謀難齊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黨惡之貶志不在朝桓也　屬詞紀近齊而娶于魯齊欲襲紀是年夏會成以謀齊難公不能救今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又告不能無何

紀季姜歸為天王后而魯主其婚蓋魯為紀謀謂齊必不敢滅王后之家爾齊僖雖強橫猶知有天子終身不復圖紀其子兇惡無極故紀卒亡於齊魯亦無如之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今鉅野南有咸亭

胡傳咸丘地名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李氏瑾曰火田直焚一叢一聚豈容焚一澤耶譏盡物故書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國即今穀城縣鄧國即今鄧州方城今裕州

古者隣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于朝桓此所以名也　闕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職此亦非春秋之旨也說見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衆也可以薦者衆也

胡傳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正從夏時也周雖以建子爲正

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此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蓋命魯爲之主婚也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慫于君相蓋竭忠于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于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非義其視節南山之

誦能無愧乎比事以觀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季氏私考天王聘魯三及桓公他公未若是之多也葢桓以弑立有歉於心不吝貨財以諂事權貴而尹氏專政政以賄成故於桓天討不加而反屢示恩寵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見尹氏之亂政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秋伐邾

高氏曰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按祭公來受辭於魯而往紀逆后得禮之宜者也遂繼事之辭　胡氏謂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愚謂非是命魯爲之主也要是魯嘗爲紀通婚姻之議於王王故命之若今之爲媒妁者爾吳氏謂祭公過魯問期亦非也期必定於王但通其成言而已汪氏謂祭公受王命謀婚於魯并逆后於紀此則是也輕使爲失逆行爲罪之説恐未然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字也季姜歸爲周桓王后

胡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廬陵李氏曰逆后例三傳皆同陳氏以爲詳

紀事也故嘗疑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而公告不能今韋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故魯亟爲紀謀爲請於王而王命祭公如紀逆后此魯所以托紀也然紀卒不免紀亦可哀也夫李氏以爲不待請王命非也故爲改之如此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之後地在今曹縣東五十

里

胡傳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已止

也謂止曹伯使朝之命也如此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已字還主世子説爲是

十年春王正月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公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弗遇

弗者違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之約公獨往而不相遇蓋衛侯先由他道過矣於是乎有郎之師齊鄭之約正約衛加兵於魯也其戰於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今東阿縣

西南有桃城然則桃丘葢魯地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

季氏私考是時齊欲併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専意援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葢為此爾其曲在彼可知

按北戎伐齊鄭忽救齊敗戎魯以周班後鄭餼事未必有葢北戎距齊甚遠未必能加兵于齊鄭亦距齊遠齊未必遠待鄭救而忽之昏懦亦未必能救齊敗戎有功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通者已六年今亦

未必至齊爲之班餽而後鄭惟當信據經文如左氏之說則昔人嘗以爲浮夸不足憑也　胡傳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齊侯與之會于稷以濟其姦魯不能修方伯之職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爲援紀故以私忿小怨衛鄭亦以從齊故皆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

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首齊齊尤爲兵主也胡氏說有未妥故改之如此　按周班後鄭事未必有即有小忿爾何至于興師即合興師亦豈有經五年之後方纔合諸侯爲報復者齊自以巳私忿而衛鄭又狥齊請致有此師此春秋所以主三國書來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僖衛人宣鄭人莊盟于惡曹

胡傳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

戰者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林堯叟音註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參盟以來莫有甚於惡曹者故略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是爲昭公

胡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没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

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公子五爭孔氏曰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弑子亹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亹立子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納厲公五爭也

秋七月葬鄭莊公

按忽不待五月而葬其父必因突爭故急於爲此也

九月宋人莊執鄭祭仲祭仲非鄭人葢祭伯祭公之族以王命爲卿於鄭者也

葢誘而執之　按祭仲命於王爲卿於鄭王賜之畿內邑名爲其稱號其稱諸國也皆以字同於王朝大夫葢從來然也春秋未嘗屑屑焉於書名書字上見褒貶今但比事以觀宋執祭仲突歸而忽奔則仲之罪自見矣胡氏書字以深責仲與名君字臣諸說皆似牽强難從　季氏私考鄭莊卒忽以昏懦不協人

望仲縁此遂制其權遲疑覬望而是時突方在宋奇貨可居宋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於是執仲以脅之而鄭遂開門納突逐忽出奔爾

突歸于鄭

胡傳突不稱公子絶之也（與齊陽生例同）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

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忽繫鄭而實不繫鄭以忽爲正以實爲篡也

王氏經世按忽之辭昏正也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充是言也修德行仁以興鄭國可也忽之終不能君也無濟亂之才憫之可也罪之不可也鄭莊之惡極矣姑以其施於隣國者言之好搆人父子兄弟之隙而成其亂州吁弑完篡位則欲定之宋公子馮奔鄭則欲納之曲沃莊伯伐翼則助之魯

桓弒隱則易許田結祊成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則成宋亂分宋賂是時諸國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宋之脅祭仲出忽立突即莊公之爲也夫寵庶疑適亂之本也莊公以多內寵故祭仲語忽以子無大援將不得立謂鄭國之禍非莊公爲之忽之不立非莊公致之可乎刺忽之云鄙夫之言也胡氏復取之誤矣

按忽以國氏而稱名見其分正而微弱其分正而微弱也乃莊公之多內寵寵庶疑適致之故忽之書名

非以罪忽也乃所以罪莊公也

桓公會宋公莊陳侯厲蔡叔桓盟于折

桓魯大夫未命者也蔡叔蔡侯之弟故稱字　按折之盟諸家皆謂魯合三國以仇鄭將敵之以報前此戰郎之怨其重蓋尤在宋也若然則夫鍾以下諸會盟尋即平鄭於宋何耶要是鄭莊已没突與忽爭忽以戰郎之故魯所仇也故盟折以謀出之而突也適又托魯以求助於宋故魯既遣桓與宋謀于折以通

其廢忽之意既而自又與宋爲會爲盟爲突屢要之而不已逮宋不從即助突以仇宋其情如此諸家之說但不明言盟折之所以然而其實未嘗背馳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今汶上縣西有闞亭

胡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

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今曲阜縣北境有曲水亭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在歸德府南燕南燕

也姞姓伯爵國黄帝之後故國猶存於周者即今衛輝府胙城縣是也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自有事相要約非爲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爲鄭致請焉爾　是時桓公欲平鄭故一歳之内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盟畢遂及鄭師伐宋戰于宋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

之與國爾紀侯爵序鄭伯上安在以紀爲主豈可謂紀與齊戰乎傳謂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與戰宋爲鄭所伐故十四年冬宋以四國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經文亦所謂屬詞比事而義自見者也（資中黄氏）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莊公林立）

是時魯以宋鄭之故盟會征戰無虛月所以不會其葬

公會宋公莊于虛虛宋地

夫鍾闞虛龜皆爲平宋鄭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于龜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武父鄭地

宋辭平而公會鄭伯盟以伐宋則武父之盟鄭志也

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胡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

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屬詞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凡四會宋公一與之盟而宋公辭平乃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伐宋戰于宋不言敗績者勝負相當也主客之憤未已宋借助於齊衛燕而魯亦援紀以益鄭不復相侵伐惟刻期一戰以决勝負而已若存戰地則與戰于宋疑若兩事然經故没其戰地通前役以見之則宋莊魯桓以篡輔篡反覆規利忿兵相加以至於此而齊僖强不義又挾衛朔同惡相濟罪無不明而

所戰之地不足詳矣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經書大水三而桓居其二豈其積惡不悛怨氣蘊結以致之歟　大水陰盛之災或亦文姜所致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屬于曹

與鄭突修好　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胡傳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

也故書于策

夏五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胡傳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

鄭厲與公會于曹而未盟故使其弟來盟　胡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

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氏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此蓋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得他用者也

乙亥嘗

嘗以嘗新爲名　屬詞壬申御廩災間二日而嘗穀已出廩謂譏未易災之餘而嘗非也　此時想已得卜故遂嘗既已卜嘗則穀米之已出廩可知若以爲

不時則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僖公卒襄公諸兒立

宋人莊以齊人襄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張氏曰宋以突

之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以伐鄭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聽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庶孽狥貨賂之失以泄其私怨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其罪皆不可勝誅也按此意與胡傳㕘用方備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使家父來求車

以桓王將崩備喪具也　臨川吳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

諸侯不供而天子乏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況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至莊三年始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惟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五月鄭伯突厲出奔蔡

張氏曰突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簒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爲反覆盜賊之計所以自取亡也故不書仲遂而以自奔爲名

鄭世子忽昭復歸于鄭

資中黄氏曰鄭伯突出奔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不正却稱鄭伯盖魯宋爲之主已成爲君故從其實而惡自見忽已爲君而稱世子是明其當爲君世子當

爲君則突是篡可知然則屈忽稱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即穆公新臣也

厲詞許國小而近於鄭隱公嘗與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分許東偏使許叔居之國幾亡今許叔因忽突之亂入于許桓公又會齊侯于艾謀定許然則許未嘗滅也許叔以繼絶入故稱字其難也故書入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然以

亂而後入終於勢爲難胡氏謂其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恐責之過矣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艾齊地

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盖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

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戈之謀豈非自觧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以掩其前日之失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牟子爵國祝融之後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葛嬴姓伯爵國夏時諸侯其地在寧陵今屬歸德府

胡傳皆何以稱人貶之也其貶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此以爲三國之世子似無據公羊以爲夷狄之亦未必然要只是君稱人以貶

爾不奔王喪而朝弒君之賊意則得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今鈞州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

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按突自歸鄭奔蔡以至入櫟中間與諸侯盟會皆稱鄭伯蓋其自稱來告如此而突魯所與也故因其自稱而稱之春秋亦因史之舊文而稱鄭伯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者是也書入櫟不書復國從胡傳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莊袲鄭地

按是時突在櫟忽在鄭經書伐鄭為伐忽明矣伐忽將以納突也　先行會禮而後伐故似有疑初似商

量未定於會上見之畢竟以納突爲事其本謀也所謂果於爲不義也疑於爲義句無指實處若胡氏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之説益非矣地而後伐是譏之之意　突之未出也宋以其背已而失賂故伐之突之既出宋又伐鄭求納之則以忽其所逐魯桓仇忽又始終爲突周旋如此爾王氏以爲宋懼無所得故求納非也宋以忽之怨甚於突突善於承結而魯又爲突周旋故利不在忽而仍在突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_莊蔡侯衛侯_惠于曹

謀伐鄭納突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_莊蔡侯_桓伐鄭

黨突也　張氏曰衛朔奸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小人恃強陵弱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衛少抑焉審爾則是衛自陵蔡而先之胡傳之說未然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胡傳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見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據下文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十月在夏時為八月農功未畢豈可興役乎

十有一月衛侯朔奔齊惠公譖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

季氏私考朔以不得於公子洩公子職而逼逐出奔蓋自隱四年亂衆擁立宣公廢置不由其上自此權

臣擅命亦何有於朔哉故凡國君出奔皆强臣所逐也但君而不能修德以馭臣至於見逐則其自取焉爾故以自奔爲文書名者據其奔齊而言屈損下人甘爲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處之故本其自奔之實而實則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　王氏經世曰按公穀皆謂朔獲罪於天子是時王靈不振不發小衆與召而不往天王豈遽能行討悁朔而使之出奔蓋謀出於洩職二公子而王與聞焉爾　按出朔而立黔

牟以溲職二公子所爲而朔適有不發小衆與召而不往二事得罪於王室溲職必先行貨尹氏權要假王命以出朔而黔牟亦以王命得立爾此後來王人救衛之斷案也觀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朔之復入放黔牟於周則朔之出黔牟之立謀出於二公子而王與知明矣　季氏私考以左傳序急壽事爲多失實而朔搆兄事未必有其說亦似有理蓋衛宣即位在魯隱之四年至桓十二年而卒其享國纔十九年

烝夷姜生急子當在即位以後急生至娶須十五六年而宣公奪之奪急妻生壽及朔當又有兩三年計前後恰十九年餘矣朔在父時方在襁褓中即能與母搆兄至死耶意宣姜必宣公正室而宣公所奪乎急者史記不曰宣姜則或别一齊女也朔已年長可君其非奪急妻所生明矣要之宣公淫亂備載於詩其惡固爲難掩而二子乘舟則或由不得於父而出亡以死未可知謂朔搆之至此則或事理之所無也

朔致出奔罪自有在王人他日之救衛自緣助黔牟以拒朔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黄黄紀地後屬齊

王氏經世曰按朔在齊納朔齊志也以是會魯而魯因欲以平紀其後齊卒納朔而紀不果平盖齊志在滅紀特以虛言役魯而魯爲所愚爾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

邾既來朝又尋蔑盟而公會之盟則趡盟邾志也江氏曰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襄

奚魯地

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然則及齊戰者疆吏也　王氏經世曰自入春秋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好之始至今年及齊師戰于奚此齊魯交兵之始夫

齊大國也變詐無常佚蕩而不好禮其習俗也魯與之隣秉禮不堅一誘於鄭而結怨興戎再誘於齊而驕奢淫佚婚姻之後魯之氣類日變而齊矣善乎鄭忽之言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夫耦大則聲氣强相應隨不惟易以自失而因好生隙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鄭不耦齊鄭無齊援亦無齊禍魯一耦之得齊禍無如魯之甚者般卒閔弑魯再罹婦禍也殺惡立接齊三成魯亂也豈非不善自守輕與人比之

明戒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獻舞立

何氏曰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桓侯弟獻舞兄獻舞立而季不與爭季其眞能恬退者歟此其所以稱字也　張氏曰春秋返國於危疑之際者惟蔡季爲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

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爲高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稱侯蓋誤吳氏曰雖子男之君未有以謚配爵者或謂能請謚非也　西亭疑辨云諸侯在國臣子皆以公稱尊君之辭也至如魯頌乃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者其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雖達于天子告于宗廟亦取尊名稱之不以僭爲嫌也請謚

之說三傳不載惟啖助倡爲此議盖本於桓侯傳寫之誤爾當時蔡季雖歸未嘗干與國事且季歸未踰月而尹氏方專王室事權需求煩重即請安能即得所請耶故知傒字傳寫之誤者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莊年

左氏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强魯從宋志背趡之盟而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子亹　十八年齊殺子亹鄭祭仲立昭公弟子儀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胡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没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閒身無存没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襄于濼濼水名在濟南府歴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臨川吳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　胡傳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春秋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内則以不地見其弑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書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雖無傳亦知公之不得其死賊在齊侯而釁由夫人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書曰葬我君桓公見齊人以私殺桓非以賊討桓而天王方伯與魯臣子不能討乃令得以禮而葬焉胡傳曰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知之此示桓當討之微意也　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隳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蹟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郲牟葛之朝

紀大水雨雪無氷日食之災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讙之會第年之來聘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來朝於是宋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爲莫已害矣孰知禍之起於帷薄哉此葢天理之應也

春秋事義全考卷二